

我的春节寻宝游戏：去找武汉车 | 单读

原创 我要哭 单读



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，武汉人成为很多人眼中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。各地发起寻找武汉人的行动，随之而来的荒诞故事则愈演愈烈。在今天这封来信中，身居上海的作者便向我们讲述了一段“寻找武汉车”的奇异冒险，过程让人啼笑皆非，而结局却出人意料。



我的春节寻宝游戏：去找武汉车

撰文：我要哭

晚上 11 点半，r 叫我出去玩。

去寻宝伐？

寻宝？

去找武汉车。

我看看窗外，雨不算大，就跟他说十分钟后在小区门口见。

我走出小区的时候 r 已经站在路边了，整条街上就我们俩人。



没有，那边都没有，r 向他小区方向挥了挥手。

我和 r 是游戏群里认识的，后来发现他就住在对面小区。疫情开始后，各种群都变成了疫情群，群名字也变成了“生化危机 XXX”，“死神来了 XXX”，“全民抗疫 XXX”，群里各种当街倒，封路，抓人，死人消息乱飞，大家比赛着发，谁有最新消息谁就最牛。当然，比外面转来的消息更牛的，就是亲手抓到一辆武汉车，把武汉车照片往群里一甩，大家都要唔哇一片。

寻宝喽寻宝喽。r 像是去春游。

哪有那么好找，前两天估计还有，今天不会有了。我边走边说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武汉车，我倒也想找一个来看看。

我俩分工合作，我看这半，r 跑到街对面，一人管一边。

雨说大不大，但从元旦开始就没停过。我的跑鞋不防水，要看着地上水洼。

沪 A，沪 M，沪 G，沪 B，沪 H，沪 F，沪 D，沪 L，沪 J.....苏 A，苏 E，浙，皖什么的也出来好多，就是没有武汉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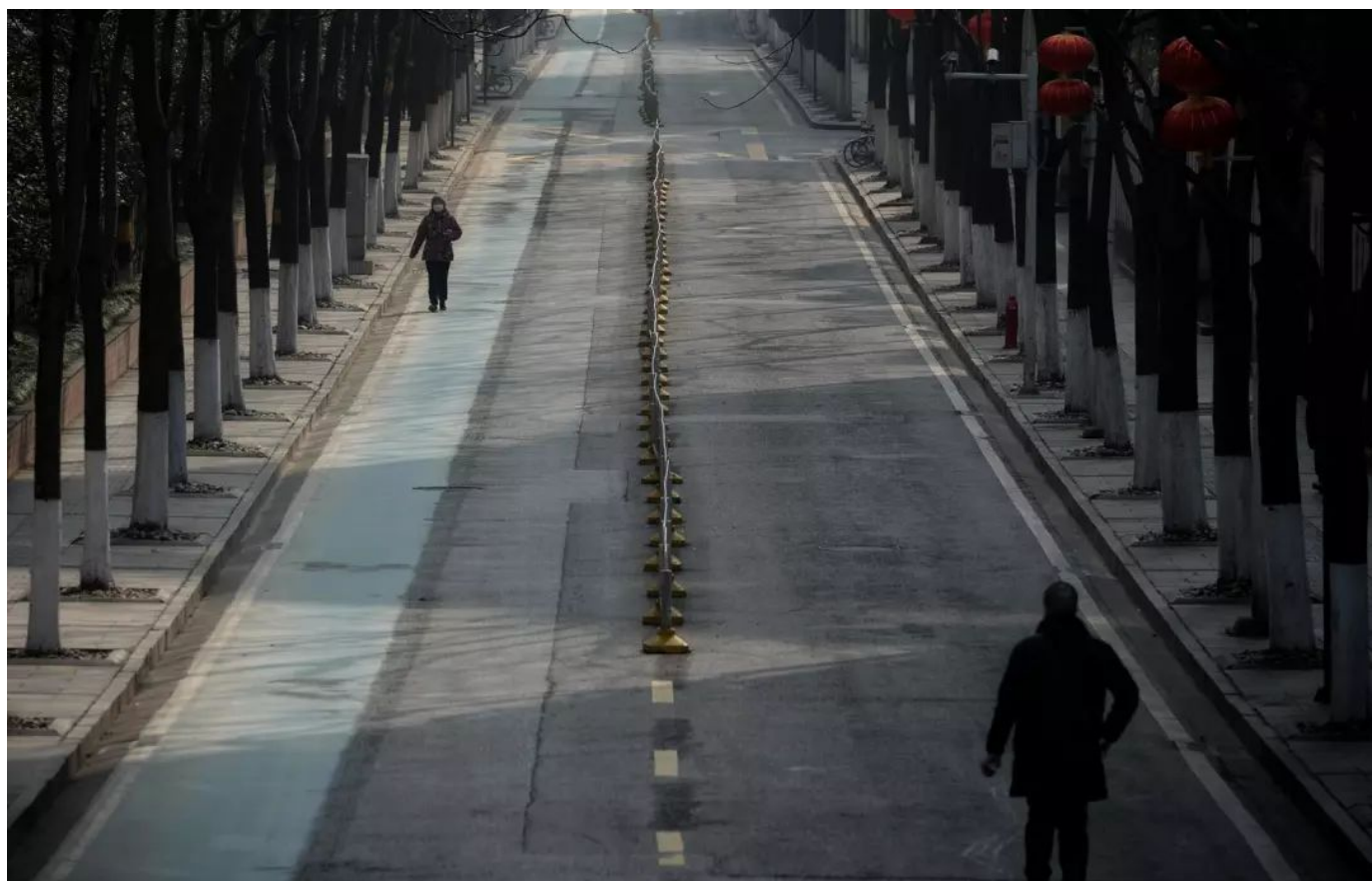
看，路虎噢。r 说。

武汉车吗？我问。

沪 A。

那有啥。

往前走了两三个红绿灯就是大路，路边没车了，r 穿过马路跑过来。



没有？

怎么会有！

喂，要不去那里看看？r 看着马路斜对面坏笑。

去干嘛，找死啊。再走过去两百多米就是普陀定点的发热门诊，这会儿绕着走都来不及。

他们那肯定有武汉车，不信赌瓶饮料。

不去。

我们正在说话，医院停车场的杆子抬了起来，一，二，两辆救护车无声无息开上路面，闪着蓝灯往静安寺方向去了。

你跟着它们去找吧，我说，肯定有。

哎哟，哎哟。r 说。

跟我走，我往医院反方向走。r 不说话了跟好在后面。

我俩走过一座长桥，桥下是个超级小区，据说住了好几万人。我们没进小区，继续向前，走到四号线高架底下又往西走。听说上海的新疆人都住在这儿，有一次我看见三个新疆男人并排走在人行道上，手都背在身后，握着银闪闪的铁签。

沿路走了几百米，脑子里的武汉车雷达咔咔发响，我直觉这里能找到些什么。

有，有，这里像是有，r 也朝两边看个不停。

我们加快脚步，注意力也更集中了。

贴着菜场的一条夹道里远远停着一辆白色小车，还没看清车牌我的心就砰砰直跳。

是武汉车！我俩跑过去，哇，真是武汉车！

这是一辆半新不旧的白色小轿车，车头的标志像个站着的狮子，往前伸着两手。

这是什么牌子？r 问。

看是看见过……我也说不出名字。

我掏出手机要拍照，这才发现了个问题，哎，这个不是武汉车啊。我说，这个是鄂 J。

鄂 J 是哪里？r 问。

反正不是武汉。沪 J 是上海，但鄂 J 肯定就不是武汉，武汉是鄂 A，不过整个湖北都封了，这车应该也是逃过来的。

我往四周围看看，这里够破，开这鄂 J 的人，肯定也就住在这旁边破破烂烂的招待所里。

我俩盯着鄂 J 看，不知道要怎么弄。

我是不想打 110。r 一直一副做贼心虚样子，真不像上海男人。

谁说要打 110 了。我说。

你刚才那餐巾纸呢，我向 r 伸出手。

r 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餐巾纸给我。我抽出一张展开，蹲下来往地上的小水洼里浸。本来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弄一手脏水，但小水洼里的水很清很清，就像是刚倒的纯净水。路灯映在水洼里亮闪闪的，比直接看起来还要透。

我将浸了水的餐巾纸往车上一甩，纸巾斜斜地糊上了车牌，恰到好处地挡掉了那个“鄂”字，又一点儿都不显得刻意。

哇哇哇，r 吓得四处乱看。

看啥，后面那块你来，我把纸巾包塞给他。

r 学我的样子，给车尾的那个“鄂”也贴上餐巾纸。

这种烂纸糊在上面，没人会去拨的。我跟 r 说，你看他们防晒板都拉出来了，少说要停个几天。

r 把脸贴在玻璃上，用手机手电筒照着往里看。

小心病毒。我说。

r 吓得马上直起身子，说，没什么东西，没什么东西。

我们又看几眼这辆车，贴掉了鄂它就一点儿没有武汉车的感觉了。我们往小路外头走，走了二三十米，r 说，忘了拍照了。

有啥好拍，又不是武汉车。我说是这样说，也有点后悔没拍照。

雨变大了，我们也就没啥心思了，快步赶着往回走。路上随便乱看，沪 M，苏 B，皖 A，粤 A，都有。

就在距离小区三四百米的路边，我随意一瞥，那辆车就停在五六米深的豁口里。一边靠着已经关停的建材城，一边是零散的老式居民楼。

喂喂，我小声叫 r，鄂 A，鄂 A。

小车停在豁口五六米的深处，外头斜挡了几样杂物。一根手掌宽的正方形木条靠墙立着，与视线平齐的地方钉了一根铁钉，铁钉上挂着个马口铁罐头。白光从居民楼后面照过来，一眼看去木桩和罐头的影子在墙上画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十字架。

我就是先看到了这个十字架，才注意到里面那辆车。

真的鄂 A！r 兴奋的不得了，赶紧掏出手机拍照，这是什么车？

车标是圆圈里一个鸟头。这是 Fabia，是斯柯达的晶锐。我说。r 就只知道宝马奔驰路虎。



这么小的车，从那么远地方开过来啊。r 说。

这车很好开的，我跟 r 说。

r 绕着车转来转去，不停拍照。我说别拍了，赶紧贴贴好回去了。

餐巾纸正好就剩最后两张，我们一人拿了一张，沾了水往车牌上甩。我第一次没弄好，剥下来重新甩了一次才自然地把鄂挡上。

不知怎么，这辆橘黄色的晶锐比刚才的白车灰得多，这么多天的雨淋下来还是灰扑扑的。

我这会儿才发现，这是我这辈子见到的第一辆武汉车。

我和武汉没什么交情，一次也没去过。想来想去才想出七八年前的一桩往事。那时我在广州打工，认识了一个在报纸上班的女生，她的脸不像上海姑娘那么尖，也不像广州女生那样圆，就是又尖又圆的很好看。我问她是哪里人，她说是武汉。后来我们不知怎么就谈起了恋爱，一起在广州走来走去，爬山，坐船。她说以后我带你去东湖，我带你去水果湖，吃这个吃那个。再后来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个海归男朋友，又说是青梅竹马，又说是未婚夫，我们就这样结束了。这就是我和武汉唯一的缘分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如果她回了武汉，肯定能进入那种高级圈子，第一时间得到消息，第一时间跑路，说不定还真会跑来上海，但肯定不会开这种便宜车子，总之，我不太担心她。

我倒是有点担心开着这辆小车跑来的人，住到哪里去了呢，周围都在拆迁，没有酒店没有招待所。

r甩着手，把水擦在运动裤外面。

我突发奇想，丢开了伞，张开胳膊，斜趴在车头。

哇靠，灰不灰。r掏出手机拍我。哎哎，太暗了。

耳朵贴上引擎盖的一瞬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了画面，一下就看见了车里的人。正在开车的是年轻的妈妈，爸爸坐在后排，哇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一个七八岁的哥哥，嗯……短头发，套着天蓝色羽绒服，一个两三岁的妹妹，蘑菇头，穿粉红色的毛衣。嗯，就是这样的一家人，直觉里就是这样。

我唯一自豪的东西，大概就是这直觉。以前在手机里玩狼人杀的时候，我经常就靠这种直觉在第一回合就把三个狼人报了出来。结算的时候其他人总是一惊一乍说我作弊，说我开挂。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以为这是一个逻辑推理游戏？不是的，这是一个锻炼直觉的游戏。听吧，竖起耳朵仔细听，谁是好人，谁在说谎，一切都在声音里。就像那些灵敏的医生的耳朵，把听诊器放在人的胸口，就知道谁病了，谁没病。一切都在声音里。

我竖起耳朵，听见雨点哒哒地落在引擎盖上的声音。

隔着口罩依然能闻到灰尘的味道。武汉和上海有多远？怎么也得一千公里吧，那么这就是一千公里的灰噢。我想着，把脸转过去又闻了一下。

哇靠，拥抱，热吻啊。r 拍个不停，啧啧啧，灰不灰。

这个口罩回去反正是要丢掉，那么就还有 6 个，今天初二，到恢复物流还有五天。开小车过来的一家人还有几个口罩呢？小孩子不能用大人的口罩噢。我想个不停。

r 又开闪光，刺得我眼睛发酸，我跳起来说好了好了，赶紧回去洗澡，感冒了都没地方看的。

我俩一前一后往各自小区跑。

车的照片，可别往外面乱发啊。我扯下口罩冲 r 喊。清纯的空气像是雨后的树林。

r 比了个胜利的手势，跑远了。

别人要抓武汉人，我偏要让他们在这里好好住住，哪怕多住一天，一小时，一分钟也好。

2020 年 1 月 27 日凌晨



自征文以来，我们收到了大量来稿，如实写下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，这会是一份真挚而沉重的纪录，我们会留存它。

投稿邮箱：anonymous@owspace.com

点击小程序下单，购买最新上市的《单读 23 · 破碎之家：法国文学特辑》

[阅读原文](#)